

排灣爸爸 賽德克媽媽 ▶ 勇於追尋文化與認同

勇氣を持って文化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追う
Pursuing Culture and Identity with Courage

文・圖 | Bakan Obin 陳惠君 (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學生)

我是陳惠君，這是我21年來的漢名。從出生到現在，我不知道為什麼，從來沒有人用母語名字稱呼我，也沒有長輩主動跟我說我的母語名字。

排灣爸爸 賽德克媽媽

我的父親是屏東的排灣族，母親是南投的賽德克族。或許因為父母的母語並不相同，所以在我們家都是用國語交談。父親幾乎不用排灣語跟我說話，相較之下，族親較常使用賽德克語，有時會用賽德克語和我交談。但最常聽到族語還是因為回到部落或是父母親在講電話時，藉由他們的談話來猜測其中意思。因為在平地的住家位置離南投比較近，回南投部落的次數相對頻繁，在耳濡目染之下，對於



筆者身著賽德克族傳統服飾。
賽德克語熟稔度較高。

於平地成長 對部落陌生

小時候，我覺得自己跟其他小朋友沒有什麼不同。只是父母會講一般平地人不會的語言而已，也很少主動跟別人說我是原住民。上了國中之後，

大部分的同學會因為我的外表知道我是原住民。還記得每次歷史課上到台灣原住民的時候，大家最愛問說：「你們真的會砍人頭喔？」、「你們還會去打獵嗎？」、「你們部落有豐年祭嗎？」諸如此類的問題。但其實對於這些問題，我只能表面地回答，畢竟我所知道的就跟他們一樣多。因為從小在平地長大，對部落的很多文化和習俗不甚了解。

記憶中，國中曾經發生一件事，讓我到現在仍然印象深刻。班上有位男同學，對著我開玩笑，指著學校施工的工人說：「你爸應該就跟那個工人一樣黑吧！原住民都是這樣的。」只是這句玩笑話，我就哭得淅瀝嘩啦的，這句話讓我深受打擊，深深覺得自己的父親受到侮辱。除此之外，這樣的刻板印象根本並不成立，為什麼同學就覺得原住民就是皮膚黝黑且一定是做工人呢？後來似乎是老師請同學跟我道歉，這件事才平息下來。

加分入學成壓力 害怕異樣眼光

從小到大，母親對我的學業要求很高，所以我在學校的

成績排名一直很不錯。國三考基測時，原住民的加分制度成為助力，如願考上當地的第一志願。即使看在外人眼裡，我是進了一所好學校，但其實這也是我壓力的開始。我在高中時不會主動說自己是原住民，也很少承認自己是原住民。因為深怕自己承認自己是原住民，其他同學會用異樣的眼光看我，覺得我是靠加分才進來這個學校，會看不起我。於是我有些同班同學，直到高三才知道我是原住民。



2010年10月參加「手獵飛行」活動，陪伴鄒族的孩子。

同樣的問題在我剛升上大學的時候也存在過，因為自己的身分而享受到的福利受到同儕質疑。或許因為大學學風較高中自由，不是每個人都會用學業成績來評斷個人表現的優劣。再加上朋友的鼓勵，我漸漸地找回自信，努力尋求自我實現，不再去理會那些話語。

體會語言是文化傳承的關鍵

以前，對於自己不熟悉自己的文化，其實並沒有很大的感覺。還記得某次回到屏東的



某次爺爺在喝了酒之後，一開始是好心勸導，後來變成訓話。大致內容是說：「妳是排灣族，卻不會講任何一句排灣族的話，連聽都聽不懂。」當時的我不明就裡，但現在我明白，只要語言無法延續，我們的文化就不能繼續傳承下去。





2011年1月至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出隊，與當地孩童合影。

部落，爺爺在喝了酒之後，一開始是好心勸導，後來變成訓話。大致內容是說：「妳是排灣族，卻不會講任何一句排灣族的話，連聽都聽不懂。」講到最後，連父親都被拖下水；爺爺認為我不會講族語，父親要負很大的責任。當時的我，完全不懂爺爺為何要這麼生氣，以為爺爺只是喝醉了。但現在的我能體會爺爺的心情，因為我明白只要語言無法延續，我們的文化就不能繼續傳承下去。

真正對原住民開始產生很大的認同，應該是進入政大後。一開始，我是藉由山地服務來找尋自己對原住民的認同。大二那年，參加了政大指南服務團的三地門服務隊。主要工作是幫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國小圖書建檔、整理圖書室。另外，還參加了一個志工團體——夢想之鄒。

這兩個團隊深深影響我的原因是，當我來到三地國小，發現當地的小朋友雖然無法流利地用族語應答，但他們非常熟悉自己的古調或是傳統歌舞。相較之下，我只是外表貌似原住民，內心卻漢化得非常深。另外一個團隊的鄒族學員們更是優秀，他們大多是國、高中生，對於自己的文化和族語非常熟悉，只要一個人起頭唱歌，大家都能接續下去唱歌

跳舞。我記得曾有一位學員問我：「你說你是原住民，但你會說你們的話嗎？」這句話讓我感到非常慚愧，有如醍醐灌頂，點醒了我。

認同之後 開始尋根

除了課外活動，為了要了解原住民在社會福利的議題。上學期，我修了「原住民社工」這門課。藉由課堂和同學討論彼此的文化差異，以及關心都市原住民的議題。有次課程安排到台中達觀部落做田野調查，當地協會的理事長，年輕時在外面讀書，後來因為921才回到部落幫忙，一待就待到現在。從他的生命經驗，讓我明白一件事：「我們這些在外求學的孩子們，不應該忘了自己的根。部落是我們永遠的家，我們應該帶著我們所學的回部落，藉由自己的雙手來回饋部落，幫助其發展和永續傳承。

在那之後，我參加政大原住民社團——搭蘆灣社，這裡讓我有找到家的感覺。由於從小在平地長大，每每回到部落都只能待在家裡和親戚玩，導致我和部落的連結性不高，無法融入當地。我在部落沒有年齡相近的朋友，不過搭蘆灣社能讓我體驗到當原住民的感覺。在這裡，我學到不同族群的文化和傳統歌舞，也漸漸找到自己對原住民的認同並且開

始了我的尋根之旅。

拒絕擇一 兩族文化都要傳承

最近，我回到南投的部落，意外發現祖譜，也找到自己的賽德克名字，在看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，內心真的非常喜悅。上次回到屏東，也問了奶奶我的排灣名字，發現到其實我一直有排灣族名字，只是長輩們從來不這樣叫我。我想部落的文化要從語言開始，剛好學校有開賽德克語的課程，因此就決定先從賽德克族文化開始。等到賽德克的文化學好了之後，再開始學習排灣的文化。

其實在最近的尋根之旅中，遇到了一些矛盾。由於我的外表比較像排灣族，因此我在賽德克部落的時候，會有親戚說：「你是排灣族的呀，你應該去學排灣族的話。」聽了其實心裡滿難過的，但我會很大聲地回答他們：「我有名字呀！我叫Bakan，我也是賽德克族的一份子。」

經過學長姊開導，得到的結論是，我是屬於哪一個民族，是我本身的認同，不需要管外人的眼光。只要心中認為



政大原住民社團「搭蘆灣社」社員合影。

自己是賽德克就該勇於去追尋自己的文化，在排灣族亦是如此。也曾有朋友用比較悲觀的角度跟我說，他認為排灣和賽德克我只能選一個。但是目前的我，無法抉擇。因為我不希望任一邊的文化流失，兩邊的文化都很重要，應該要一直傳承到後代。現在，當我介紹我自己的族別時，我

依然會說：「我是陳惠君，我爸爸是排灣族，我媽媽是賽德克族，我擁有兩個原住民族的血統。」◆



陳惠君

排灣族和賽德克族，賽德克族名 Bakan Obing，出生於彰化縣和美鎮，1990年生。現就讀政治大學國貿系四年級。課外之餘，參加政大指南服務團連續四期出隊到三地門，協助當地國小圖書建檔和育樂營活動。另外，也曾參加夢想之鄧服務團，籌辦了手攜飛行的營隊。希望可以藉由和小朋友的相處，一起來學習自己族群的文化並傳承下去。



到台中達觀部落做田野調查的經驗，讓我明白一件事：「我們這些在外求學的孩子們，不應該忘了自己的根。部落是我們永遠的家，我們應該帶著我們所學的回到部落，藉由自己的雙手來回饋部落，幫助其發展和永續傳承。」